

《啓示錄》畫冊的畫和文

房志榮

本文評介：何恭上編著，《圖文 啓示錄》（聖經與名畫系列7），台北：藝術圖書公司，2003年元月初版。

筆者首次會晤《圖文 啓示錄》一書的作者何恭上先生，是2001年的二二八，在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何先生所開辦的藝術圖書公司。在討論過他所編著的《聖經名畫》後，我似有所感地說，如果能把有關《啓示錄》（天主教會慣稱《默示錄》）一書的畫蒐集成冊，那將是美不勝收了。這一「高見」的提出，是來自筆者六十年代在慕尼黑讀書時的一次經驗。該城有名的〈老畫廊〉（Alte Pinakothek）辦了一場《啓示錄》畫展。進去走馬看花巡視一番，驚訝讚嘆之外，就是莫測高深了。但留下了一個心願：有生之日，對這部神妙莫測的書希望有個水落石出之日。

三十多年的讀經、講聖經，越讀越發覺聖經這部天書，正如教父們所說的，像天泉，像海洋，可以止渴，可以航行，但若想喝盡，要想走完航程，不但一人窮畢生之力未能竟其功，連整個人類兩三千年來也沒有走到源頭。這為我們當然更好，因為表示人類存在一天，聖經這部天書常可提供泉水，指點航線，讓我們在正途上前進，常有天糧止渴充饑。

至於《啓示錄》—聖經最後的這卷書，所以能辦畫展，正

是因爲它不只說出來，還能畫出來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文中有畫、畫中有文。在讀過不少有關聖經的文章之後，實在很想看到有關聖經的畫。這一想望，多少在何恭上編著的畫冊中得償（《新舊約聖經名畫》、《聖經外典》）。這些畫冊，我當初說是「值得推薦的聖經入門」。現在這本《圖文 啓示錄》，不僅是聖經入門，還是聖經詮釋。這一「晉階」，源自《啓示錄》這卷書的特質：非常入畫。許多情形下，畫可傳神，描繪出言的未盡之意，讓人透過畫面，踏入想像的豐富空間，達到心靈與既無言亦無畫的最高奧秘深切的密契。試簡述之：

《圖文 啓示錄》這本三百多頁的畫冊安排的乾淨利落、清晰易讀。左右扉頁，一邊是畫，一邊是文，畫和文都引人升向那超越文和畫的更高境界。例如《圖文 啓示錄》最初的 26 頁，就開門見山地把約翰在帕特摩斯島見到的異象的十幾個不同鏡頭，許許多多描述的對象（島上巨石，天射皓光，大眼睛，羔羊，長老，聖城，通譯天使等），及約翰本人的很多不同姿態（眺望，斜視，瞻望羔羊，沈思，寫字，跪拜，驚愕）刻劃得淋漓盡致。

從第 13 幅畫開始，本書已進入正式介紹《啓示錄》的旅程。〈油鍋燒不死約翰〉的版畫作者杜勒，把教會的古老傳統生動地刻劃出來。下一幅〈老鷹、約翰、聖母抱耶穌〉上方刻的拉丁文藝術字句是 *Apocalipsis cum figuris*，意思是「帶圖畫的啓示錄」或「圖解啓示錄」，原來這是該冊版畫的書名，也構成何君畫冊的主要源流之一，下文將介紹杜勒的生平。另一重要源流，是初次出現於第 19 幅的貝亞杜斯（Beatus）的「以弗所教會」，下文也將介紹這位更古老的畫家。

照明《默示錄》第一至第三章的五幅繪畫，全採自杜勒和

貝亞杜斯，看畫讀文，幫助讀者和看官了解所要傳達的訊息。以後第四、五兩章的九幅圖畫，也大部分採用了這兩位畫家或雕刻的作品。兩幅非杜勒、亦非貝亞杜斯的作品，一看即知：一是聯合聖經公會（United Bible Society）的《啓示錄》研習本上的「四活物與廿四位長老」；另一幅是布雷克的水彩畫：「廿四位長老摘冠朝拜」。何君給這兩幅畫所作的解釋，非常正確得體。

《默示錄》第六章共有十八幅圖畫予以解釋，正像六章導言「六印異象」所說的：「前五章還是引文，本文要從第六章才開始」。這十八幅畫中，五幅是杜勒的，五幅是貝亞杜斯的，其他八幅採自不同的畫家。布魯吉斯的「開啓第一個封印」；盧梭的持火把與大劍的「戰神」；開啓第三個封印的畫又是布魯吉斯的；「開啓第四個封印」選自一面掛毯，作者是珍·邦多爾，其作品名「憤怒的天啓」，以後還有三幅「騎在馬上的死亡之神」的畫（衛斯特，布雷克和泰納）。

揭開第五和第六個印時，與開啓前面四個封印不同，不再有騎馬的出現，而另有異象顯現出來。第五印被揭開時，出現的是殉道者的靈魂，及他們呼求伸冤的聲音。格雷考的一修長身影的畫，把這異象表現得恰當；而貝亞杜斯的一幅「祭壇與殉道者的靈魂」，則在上下兩層表達了殉道者的犧牲（鳥的奉獻）和勝利（接受白袍）。接受白袍的這一幕，在下一幅杜勒的插畫的上半截，便刻劃得十分生動：「有的取到白袍正在換穿，有的穿好在整理，也有天使催促裸身殉道者，趕緊去接受一件白袍」。

下一幅還是杜勒的同一插圖，但已被放大，以突出揭開第六個印後，天地日月所發生的大變動。何君描寫這幅畫的文字

十分成功，是文中有畫、畫中有文的一個具體範例。若需要什麼補充的話，那正可在再下一幅貝亞杜斯的「揭開第六個封印」裡找到：「當第六個封印被揭開時，大地發生了地震，太陽變得昏黑，月亮被鮮血染紅，星星從天墜下，天空如書卷一樣被捲起，山川島嶼被挪移……嘈雜喧囂的平民，以及七倒八斜的國王、高官，在混亂中不知如何自處」。這是何君的釋畫，也是釋經。

第六印揭開後，暫不說揭開第七印，那要等到第八章才說。如今在第七章先說掌四面來風的四位天使，以及給以色列十二支族的十四萬四千人額上蓋印的盛況，由兩幅畫作表達。英國劍橋三一書院圖書館收藏的一幅，把四天使把守地球的四角及地球內十二支族的名字（法文的 *La ligne Iuda Ruben*）和人群畫出。另一幅杜勒的版畫，則畫四天使吹風及一位年輕天使給人額上蓋印的動作。

現在第八章關頭就說：「當羔羊開啓了第七個印的時候，天上靜默了約半小時（因為書卷內的秘密全已揭曉）」，這時便出現了七天使和七號角，「七位持著七個號角的天使就準備著吹號角」。杜勒畫出四位天使在吹號，另三位站在天主左右，手持著號準備要吹。第九章述說第五和第六支號吹起後所發生的災難，至於第七支號，要在講完吞小書、量聖殿，及兩位見證人的異像後，才在第十一章收尾時描述。六次吹響號角都有貝亞杜斯的插畫加以描繪，又有何君的文字闡明，可以一一欣賞。餘下的十來幅不同畫家或雕刻家的作品，描繪六次號角響引起的災情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最後，杜勒的版畫「幼發拉底河畔的四位惡天使」分兩幅講述，前一幅是四角發聲的金祭壇，後一幅放大，以突顯屠殺的四惡神，和兩萬萬奔馳的馬隊。

第十至十三章共有 34 幅圖解，是全書最多畫幅的一部分。吞書卷、量聖殿、兩位證人，這三幕由杜勒及貝亞杜斯的四幅畫巧妙地予以表達，何君的解釋也恰到好處。第七支號吹響，便出現女人、大龍、海怪、地獸，還是由杜勒和貝亞杜斯作圖解，但也有許多其他畫家從不同的角度予以照明。到了米迦勒（彌額爾）鬥惡龍及聖喬治騎馬斬龍，又把來自東方的黑白一善惡之分和教會的古傳統，在畫中表達出來了。

第十四章的十四萬四千人與羔羊為伍，審判的宣佈，人子及天使收割莊稼和葡萄及其後果，又有兩幅杜勒、四幅貝亞杜斯的畫加以圖解，不乏創意和壯觀。

由第十五章始，又有新的異象：七位天使，七個杯爵代表七種災禍，淫婦巴比倫和馱著她的七頭十角的怪獸，巴比倫的滅亡及世人的哀悼和天上的歡慶，這樣一直到十九章中段，由杜勒的兩幅和貝亞杜斯的十二幅，以及「騎在野獸上的淫婦」和「地上淫婦之母」兩幅中世紀的畫作了圖解（十五～十六章），恐懼憎惡之感以外，也激發人對另一世界的企望，這會在以下的篇幅和圖解裡得到實現。

十九～廿章描述的就是這一景象：天上的歡樂、聖言的勝利、反基督者的敗北、千年王國和公審判等，都由杜勒、貝亞杜斯，天啓插圖、掛毯，凡·德·偉登、布雷克等名畫裝飾。終於出現天上的耶路撒冷和新天新地（廿一～廿二章）。新天新地的中心是天主的寶座和羔羊（廿一 22~23），就像打開七道印密封的書卷前有過的情景（四 2；五 6~14）。

《啓示錄》畫冊到了最後這一部分已登峰造極。陰森的貝亞杜斯不再現身，寫實的杜勒也只有前三幅畫。餘下的畫幅全是由人間走向天上，穿過短暫的隧道進入光明之鄉，在受過正

義公道的審判之後，步入輝煌燦爛的天主之城，像安琪利科、包士、凡·德·偉登、漢斯·孟陵、布茨等所描繪的樣子。尤其全書的最後十三幅，全是採自凡·艾克弟兄的傑作，比利時根特城的祭壇畫組，畫出他們兄弟二人心目中的天上耶路撒冷和羔羊頌讚。這些畫幅的安排和解釋，突顯了何恭上的功力及他滿腔的熱情。這樣美麗的新城耶路撒冷，當然非何君這樣的人莫屬。

※

※

※

下面將本書引用最多的兩位藝術家略作介紹，他們是杜勒和貝亞杜斯。

杜勒（Albrecht Dürer, 1471~1528）出生於德國南部的紐倫堡，生於斯，死於斯，但也曾到國外作藝術之旅。他跟父親學冶金，向 Wolgemut（1486~89）習畫。結婚後於 1502 年開辦一大型工作坊，培養出一批名手。他曾兩次到義大利旅遊（1494~95 和 1505~07），深深影響了他的藝術生涯，如在威尼斯（於 Bellini 等影響下）他發展出一種紙上著色的技巧。1509 年回紐倫堡，成為國會議員，而於 1512~19 年間為國王 Maximilian 一世效勞。

杜勒晚年還去了尼德蘭（1520~21），與多位名家交往，他們影響到杜勒的人物畫像、構思和佈局。杜勒的興趣和文化素養一直在人、動物和大自然上，這都在他的作品中表現出來。他由教堂的祭壇藝術開始，因著空間、複雜的結構等限制，他必須把傳統的人物放進去，而予以妥善的安排。作品的特點是注意個別人的像及其特徵，加上景致、氣象，如大樹畫。杜勒的作品經過印刷而影響持久，如「默示錄」、「瑪利亞生活」、

「耶穌苦難史」（三大木刻），都成了不朽之作。

貝亞杜斯（Beatus，約 750~799）這位第八世紀後半葉的神父和隱修士，出生於西班牙的 Valle de Liébano, Santander。他曾著書駁斥異端，但其成名主要著作是《默示錄圖解 12 卷》。曾在 Florez 於 1770 年出版，但數量極小，今只在羅馬的「天使圖書館」保存一本。1930 年又在羅馬出版，1985 年羅馬的另一出版社予以再版。該書取材於教父們的連串作品，尤其是 Ticonius 的《默示錄詮釋》。其靈修路線是傳統的，雖然稍晚（即貝亞杜斯過世後一年的 800 年）人們在等待基督的再來，並相信世界的毀滅已不遠。

《默示錄圖解》最老的文本是 776~784 年的。在第十世紀擴充了很多，尤其採用了聖耶樂的《達尼爾書詮釋》。保存至今的，有自九世紀至十六世紀的卅二個手抄本和殘卷。這些資料原來是為本篤會會士讀經用的，在十一世紀也影響了為亡者祈禱的禮儀。另一個影響是在經書中畫插圖的作風，以及在建築藝術上，尤其是在西班牙。貝亞杜斯曾擔任 León 的本篤會院院長，死後被人尊為聖者。

※

※

※

看過圖畫及畫家後，現在要根據高夏芳修女的《新約聖經入門》一書，簡略介紹《若望默示錄》這卷書。高修女說這書是在一個禮儀的氣氛中，藉詩歌、神視、象徵及舊約的暗示（全書 404 節中有 278 節含有舊約的痕跡）來默觀、了解及描繪那以耶穌為巔峰及滿全的宇宙歷史。高修女分九項介紹此書：

1. 默示文學是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後一世紀逐漸形成，上承公元前四世紀結束了的先知文學，同時也受智慧文學的影

響，而在社會動盪、宗教受迫害時，助人從歷史中發覺天主神妙莫測的計畫。其寫作的特徵是用神視、自然律的顛倒（如日、月、星出軌，大地震）、怪物出現、數字象徵、虛構主角等。至於其神學主題有超時空、超邏輯的意義：世上的事都是「應要發生的」，都是天主奇妙計畫中的一部分。常見的主題有：歷史是善惡爭鬥的場所，但其上有天主；天使與魔鬼也參與這戰鬥；末世的勝利；邪不勝正，最後勝利屬於來自天主的善勢力。

2. 《若望默示錄》與猶太默示文學的關係：初期教會曾運用猶太的默示文體，如保祿書信及對觀福音的末世言論，但《若望默示錄》卻有很多獨特而嶄新的地方，主要是因為整個歷史有了一個中心：耶穌基督。在形式上，《若望默示錄》沒有一般猶太默示文學的隱秘性，作者不隱藏自己及各團體的名字並清楚地說明，不要把書的內容封閉起來（廿二 10），反而要將之傳播（一 19）。作者稱他所寫的為「先知預言」（一 3；與廿二 7、10、18、19 首尾相應），通譯天使視自己與若望平等（廿二 9），若望自己也如此自稱（一 9）。
3. 作者與寫作時地背景：從第二世紀起，教會就把本書歸給若望宗徒，亦即《若望福音》和書信的作者。晚近的研究認為作者不必是若望本人，但應該是若望傳統中的人。寫作的地點是離厄弗所不遠的一座海島：帕特摩斯（一 9）。七封信的收信團體全在小亞細亞，這個被學者們視為「若望圈子」的活動地帶。關於時間，由書中得知，當時教會正在受迫害，或是尼祿王的迫害（64~65 年間），或是多米仙皇帝強迫人民朝拜他的肖像（十三 15，十四 9）而引

發的教難（95年前後）。文化背景一方面，本書揭示作者對舊約聖經十分熟悉，雖不直接引用，卻有很多暗示，如《出谷紀》（天主啓示己名、埃及十災、過紅海、約櫃等）、達尼爾的神視（尤其第七章）、厄則克耳（一章及十章的神視；卅八～卅九章的哥格和瑪哥格；四十～四七章的新聖殿、新耶路撒冷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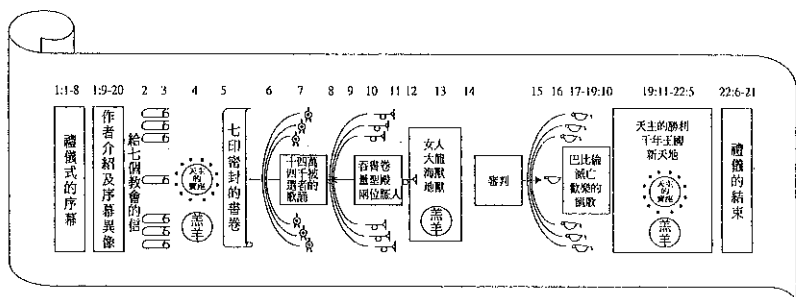
4. 撰寫特徵：風格獨特，象徵多而不亂，不易全面說明作者的寫作技巧，只能指出較顯著的以下數點：
 - a. 螺旋形的表達方式：同一主題層層上升，每高一層，對耶穌奧蹟及世界歷史多一層了解。
 - b. 提前宣告：預先宣佈將要發揮的主題，如十四 8 預報十七～十八章要描述的巴比倫滅亡。
 - c. 象徵數字：七字（七封信給七教會、七印、七號角、七杯爵）；七徵兆（十二 1～十四 20）；七聲音（十六 17～十九 5）；七神視（十九 11～廿二 5），一共合成七個七。其他還有三個半、四十二、三個六等，在聖經（如思高）腳註中都有解釋。
 - d. 正反對立：災禍與慰藉互相交替貫穿全書，特別在講七個印、七個號角、七個杯爵時，第六與第七個因素明顯地互相對立。
 - e. 連鎖發展：一系列之尾是下一系列之首，如第七印揭開引出七個天使，第七天吹號角時，天上出現大異兆。
 - f. 敘事三部曲：多次有神視，天上決策，地上執行。
5. 寫作目的及對象：當時教會內部有鬆懈及冷淡的現象（二～三章），外在有猶太人的誹謗（二 9）和羅馬政權的壓迫（六 9～11；十七 6），因此作者著書鼓勵七個教會（代表普世教會）的信徒振作精神，同時把基督奧蹟和宇宙歷史的意義和結局作了一次整體的反省。他勸人要充滿信心和智慧走今世崎嶇的路，期待在基督內的圓滿結局。

6. 如何解釋《默示錄》：在教會歷史裡，《默示錄》常是一本既具吸引力又很難了解的書。解釋的路線可歸為：
- 靈修性的：是教父們的路線，不重細節，只有救恩史的奧秘。靈修路艱辛，但最後勝利是基督的，信徒跟基督由痛苦走向光榮；
 - 先知性的：《默示錄》預定了歷史大事，須懂得解釋「密碼」才能透視奧理，中世紀有些學者走此路線，今日有些小教派也喜歡從此書裡找出未來的預言；
 - 歷史性的：不是預言未來，而寫作者當時的歷史，即第一世紀末的教會處境；
 - 歷史評論的：對體裁、寫作背景、文學特點加以研究和解釋，同時顧及聖經啓示的整體及其神學意義。

至於教會古代解釋此書的濃厚基督意識及靈修氣氛仍有價值，與現代歷史評論式的解釋合起來，才能讓《默示錄》這部書在教會及基督徒生活中萬古常新，永保其啓發性的魅力。

7. 內容和結構：書的首尾有一幅禮儀框架：一 1~8 和廿二 6~21。在此框架中的主體可分為：第一部分是寄給七個教會的信（二~三章），第二部分是默示體裁寫的各种神視（四~廿一章）。書中「七」的數字可作為分章分段的尺碼：給教會的七封信（二~三）、七個印（六~七）、七個號角（八~十一）、七個碗（十六）。全書結構請參閱下圖¹：

¹ 採自高夏芳著，《新約聖經入門》（香港：思高聖經學會，2002年出版），351頁。



8. 神學主題：沒有獨特的神學內容，只以新的方式反省和表達一些普遍的神學主題：

- a. 天主：祂「坐在寶座上，是世界和歷史的主宰」；祂周圍有廿四位長老（代表天朝聖者）和四個活物（代表最高貴的受造物）在寶座前不斷地讚頌天主，稱祂為「昔在、今在及將來永在者」（四 4-8），祂是世人的拯救者、是耶穌基督之父（一 6，二 28，三 5、21，十四 1）。
- b. 基督：本書是「耶穌基督的啓示」，以祂為中心。新約諸書中，《默示錄》用基督名號的次數最多：耶穌 9 次，基督單獨出現 4 次，耶穌基督在書的首尾前呼後應（一 2、5，廿二 21）。舊約對於天主的描寫全可用在耶穌身上，如帶領羊群到生命之泉的牧人（七 17）、掌管生命冊的主宰（廿一 27）、元始和終結（一 17，二 8，廿二 13）、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（十七 14，十九 16）。信仰中的尊榮的基督，就是歷史中的納匝肋人耶穌。《默示錄》把耶穌的逾越奧蹟以獨特的筆法寫成「被宰殺的羔羊」（共用了 29 次），祂「用自己的血，從各支派、各語言、各民族、各邦國中，把人贖來歸向天主」（五 9）。這不但反映了《出谷紀》和第二依撒意亞，也與《若望福音》相搭配：「看，天主的羔羊，除免世罪者！」（若一 29、36）這羔羊也向世界派遣祂的神（五 6）。基督在《默示錄》的幾乎每一頁，都以不同的姿態出現，層出不窮，多采多姿。
- c. 聖神：出現不多，但角色很重要：首先是天主的神，常被稱為

「天主的七神」（一 4 三 1 四 5）；也是基督派遣到世界上來的神（五 6）；這神不斷向教會說話（二 7、11、17、29，三 6、13、22），幫助支持教會，使她有如新娘期待新郎一樣，滿懷愛心，等待基督再來。聖神和新娘都說：「你來吧！」（廿二 17）

- d. 教會：小亞細亞的七個教會團體代表整個教會。基督出現在代表教會的七盞燈台中，表示教會是一個以基督為中心的禮儀團體（一 12~22）。七個教會的天使表示旅途中的教會與超性界的聯繫。孕婦與紅龍的異兆（十二 1~8）說明教會透過痛苦和戰鬥，使基督在世上發揮祂的救恩效力。藉著基督、被宰殺的羔羊，教會「成為國度，成為侍奉他的天主和父的司祭」（一 5~6）。舊約以耶路撒冷為中心，教會是新耶路撒冷（廿一 1~廿二 5），建立在羔羊及十二宗徒身上（廿一 14）。新耶路撒冷—教會，一方面是新娘淨配，與基督建立了愛的密切關係，這愛應永不減退，萬古常新（廿一 2）；另一方面也是一座堅城，不怕外來的侵襲（廿一 12）。
- e. 魔鬼：那欺騙過元祖的大龍「那遠古的蛇」（十二 9）仍在世界上作祟，想吞下那女人所生的孩子（十二 4），要與「她其餘的後裔，即那些遵行天主的誠命，且為耶穌作證的人交戰」（十二 17）。魔鬼的勢力有時在教會的敵人身上表現出來，比如那隻「由地中上來」的怪獸—羅馬暴君（十三 11）。不過惡勢力的勝利只是局部的、暫時的，最後魔鬼要被制服（廿 1~2、10）。隨著新天新地的來臨，天主的救恩計畫將完全實現，魔鬼的勢力將無抬頭之日（廿 11~廿二 5）。
- f. 歷史及末世：《默示錄》所描寫的時空無遠弗屆，上天、下地、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無所不包。歷史在天主的安排下逐步發展，直至到達那「全能天主的偉大日子」（十六 14）、那新天新地的來臨（廿一 1）。那十四萬四千被選者已預先嚐到新天新地的滋味（十四 1~5）。《默示錄》的末世觀是植根於歷史的，不把

人從歷史中抽離到一個非真實的世界，而是教人從天主的救恩計畫更深遠、更全面、更動態的看歷史。教會活在一個「已經」和「尚未」的張力中：她已被基督所救贖，但還要遭受磨練才能達到圓滿。生活在旅途中的教會應該敏於聆聽聖神的聲音（二 7、11、29，三 6、13、22）。整個教會的歷史就如一場禮儀的慶祝：大家聆聽天主聖言，基督在聖神內所發的聖言成為大家生活的準繩和解釋歷史的原則。這禮儀在地上開始，一直延伸到天上（廿二 6~21）。

9. 《創世紀》《默示錄》首尾相呼應：聖經以「在起初」（創一 1）打開序幕，而以「阿們。主耶穌，你來吧！」（默廿二 20）結束。正如《創世紀》一~十一章不是歷史記載，不應當做歷史書來讀，同樣《默示錄》也是超歷史的描寫。作者肯定世界歷史有一個「起初」，也有一個「終結」。他更是肯定世界及其歷史有一個中心，這中心是耶穌基督。耶穌基督是瞭解人類歷史的鑰匙，也是世界及其歷史邁向圓滿結局的保證。上述可用一簡單的圖表示意：

